

闲
暇
时
光

□ 赵韩德

北方人叫院子,南方人称天井。院子厚重,天井疏朗。以前家住浦东,有一小小天井。几间屋子,矮矮围墙。坐小凳仰望空中,井字形湛湛蓝蓝的天,月夜则是一方星斗。

春夜密雨鸣瓦。与时有车过的临街之屋听雨,甚为不同。天井,夜雨水从瓦槽淅淅沥沥滴入檐下的大缸,有微漾摇曳之音。晨起,天井墙边的蔷薇丛,花叶尽湿,越见浓妍。家不远是黄浦江,偶闻汽笛。

雨后天井葡萄架上布满晶莹水珠。借《葡萄月令》的说法,葡萄园里水汽泱泱,沁人心脾。吸足春水的葡萄株,梢头或折断过的破口,嗒嗒地往下滴水了。见此,父亲赶紧施些肥,葡萄就使劲抽条、长叶子。“原来是几根枯藤,几天工夫,就变成青枝绿叶的一大片。”这时,连天井的地面,都是翠绿翠绿的,我们的小天井,通体透绿。坐在葡萄架下看书,好美。

秋天是枫树醉红的季节。天井东南角有一棵父亲儿时种的枫树,瘦长苍劲,枝干扶疏,满树秋声,万叶红绯。树下是金鱼缸。鱼姿树影,使我

天井情思

们这个普通人家,平添几许诗意。

檐下是父亲的小假山盆景。父亲把更多的心力花在小假山上。他最喜欢的那盆,盆沿贴个小标签:“焦山一痕”。是他到镇江舅家做客旅游,回来后创作的。长江边的金焦两山是京口著名的览胜之地,“一痕”指的是焦山的摩崖石刻《瘞鹤铭》。好写大字的父亲爱古代山野石刻书法,也收藏拓片。不多,只两件,却颇有名:《郑文公碑》与《瘞鹤铭》。父亲认为前者“古朴儒雅”,后者“浩逸放达”。在南京东路朵云轩二楼买的。

小假山盆景寄托了父亲的山水逸兴之梦,所以他在小假山上安置了陶瓷微雕的拱形石桥、担柴的樵夫、垂钓的隐士、骑驴的客子,还有十里长亭等等。这些点缀太有趣,常常引得他的小孙女伸手拧下,藏起来。父亲便发脾气。三弟连忙呵斥自己的小千金,从她小围兜袋里挖出宝贝,小心翼翼地重新嵌好。小孙女委屈得涕泪齐下大哭,我们在一旁哈哈大笑。三弟为了表示歉意,从不知什么地方,替父亲铲来厚厚的深色青苔,这可是父亲常常在寻觅的宝物。父亲消了气,细细把苔藓匀敷到山石上,小假山郁郁苍苍,青翠欲滴。

天井也有麻烦时,就是大雨之后

婚房

□ 福华

笔者1975年结婚。婚前,居住于福州大楼(位于江西中路福州路口,上世纪30年代初建成的汉弥尔登大楼,当时上海少有的带电梯的高层建筑)的一处单位职工宿舍内。结婚要婚房,谁来给你?按照上世纪70年代上海的规矩,如男女双方的家庭都居住困难而符合分配房屋的标准,则可在女方户口所在地的房管所去登记排队。好在我是住集体宿舍的,我女朋友家也是人多面积小,于是,我们便在她户口所在地的徐汇区天平房管所登记排队。不到半年,便分到了一间12平方米的婚房。这是我在上海第一次有自己的住房,当时的房屋分配单我至今保留着。

分配到的婚房在靠近淮海中路的陕西南路63弄内。这条弄堂民国时期的名称是亚尔培路219弄。1932年创建祥生出租车公司的老板周祥生,在此弄口开了一家祥生饭店,包括3层楼的旅馆部、餐厅和舞厅。单层舞厅的地面是打蜡地板,顶部是一个大平顶,红瓦坡屋面。舞厅内沿四周分隔了9间房,供9户人家居住,原来供舞客使用的有3个大卫生间(有浴缸和抽水马桶),每个卫生间则3家共用。9户人家的房门都对着原舞厅分隔后剩下的室内“大空间”,其中安装了9个煤气灶。我的婚房是舞厅西北角的一间,12平方米,这间没有窗户,仅靠坡屋面上开的一个老虎窗采光和通风,因层高较高,故这老虎窗需拉绳子来开启。

这样的居住环境是很奇特的。每户人家间是用双层的木板分隔的,但凡说话声较高或收音机音量略大,隔墙有耳,彼此就都听得到。下班时段,9个

煤气灶同时开启,爆炒声声,油气回荡,一直闹腾至黄昏。深更半夜,大平顶内老鼠吱吱发声,猫鼠大战也热闹起来。最恨的是老鼠钻入我房间的小书橱内活动,有几本我喜爱的书亦被啃得面目全非,正是验证了苏州弹词中的一句歇后语:老鼠躲在书橱里——吃老本。

在由祥生饭店舞厅改建的婚房内,我居住了十一年。对这段生活,我很知足。房间虽小,蜡地煤卫;邻里和睦,受益良多;地处闹市,生活便利;儿子生病,就近急诊(对面是淮海医院即现今的徐汇区中心医院的边门)……后来,由于轨交1号线的建设及商业建筑的开发,那个舞厅已被拆除。现在,我经过陕西南路时,会看见63弄的标识牌还是在老位置,弄口那栋祥生饭店旅馆部的3层楼还在。

快
人
快
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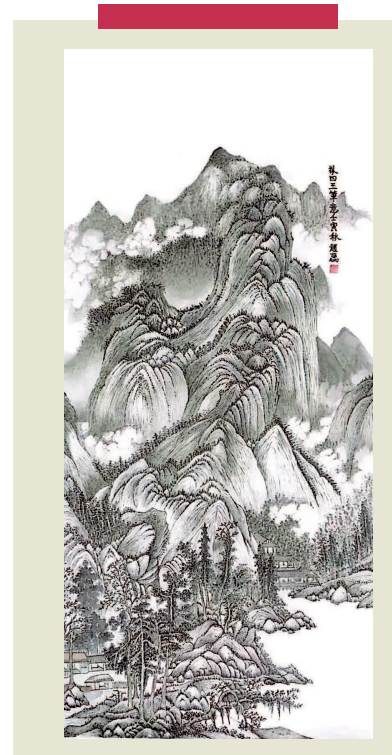
□ 陈祖龙

我居住的小区有一家街道图书馆,过去常为一些购进时间较长、读者阅览和出借率不高的旧书伤脑筋:留在馆里,占用书架和堆放场地;卖给废品回收人员,又值不了几个钱。后来他们采纳居民的意见,每隔一段时间,在社区里开一次“书市”,将这些旧书折价出售,此举果然大受欢迎。每逢“书市”开张,人头攒动,居民踊跃选购。

社区开“书市”一举数得:第一,书籍虽然折价出售,却仍比当废品卖价钱高,街道图书馆得到这笔钱,购

的积水,天井里要垫上砖块才能走路。于是我们兄弟几个,有的穿上高帮套鞋,有的干脆赤脚,找出长长的竹片,用铁条勾开窰井盖,前呼后拥地通窰井。齐心协力几下子,哗的一声,地下管道畅通了,水急速排出,窰井处还形成了湍急的漩涡,天井水位迅速下降。我们用盆水和细竹扫帚冲扫天井,使之焕然一新。

老家动迁,我们离开了天井。父母亲迟迟不忍,是最后撤走的。老父亲坐在轮椅里,我推着。轮椅费力地越过房间门槛,缓缓经过不大的天井。将出大门时,父亲猛地用手抓住轮子(我感到了那份倔劲),回头看看空荡荡的天井,说了句我忘不了的话:“鸟窝没了。”这个“鸟窝”,是我们一家过着虽不丰盈但极温馨日子的寄托之处。我们搬进了高大的新楼房。犹记得,林语堂说人生快事之一为“宅中有园,园中有屋,屋中有院,院中有树,树上见天,天中有月”,“不亦快哉。”



拟四王笔意
(中国画) 赵蕊 作

社区里的“书市”

买新书经费不足的状况可有所缓解;第二,旧书被及时处理,能腾出空间更新图书,书架上经常新书琳琅满目,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和借阅需要;第三,喜欢逛实体店书店不善网购图书的中老年居民,经常能够足不出户,花不多的钱,“淘”到自己喜爱的图书。

其他小区或街道图书馆是否也能这样做呢?还有,如果在“书市”开张前贴出通知,欢迎喜欢读书的居民携家中藏书在“书市”上与其他书友交换阅读,彼此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,相互结识更多的书友,“书市”将更加热闹,更加为助推全民阅读热锦上添花了。

□ 任炽越

忆
往昔

当打酱油一词成为网络热词后,我们老弄堂里的一群“赤屁股”兄弟,又为此聚了好几次,说着当年打酱油的趣事,好不热闹。

我们老宅的弄堂,地处十六铺小东门商圈边上,在步行五六分钟的圈子里,就有“打酱油”的商店五六家。

坐落在东门路上的冯万通酱园规模最大,石头的门面,高高长长的柜台,所售商品繁多,从一分钱一块的臭腐乳到几毛钱一斤的菜油、豆油,应有尽有。

离冯万通不远处,开在小菜场布店旁,还有一家酱油店,虽比冯万通店面小,但高高的柜台后面,各式罐桶里也都装着家庭主妇需要的油盐酱醋,因开在菜场里,上午买菜时生意特别好。

弄堂出来,沿着人民路向北走。在沪南电影院斜对面,毗邻一家粮店,也有一家三四开间门面的酱油店。我们有时去买米,会把家里一个月的计划油顺便一起买回来。

平时日常生活中,买得较频繁的是,半斤红酱油,一角鲜酱油,三分钱料酒,二分洋细米醋等。有些都是烧菜前,母亲突然发现作料瓶里空了,让我们临时急购的。有时找不到作料瓶,就塞只碗盏给我们。

有一次,母亲让我去买二两麻油,我捏着油票,提着麻油瓶,兴冲冲地向酱油店走去。走到阳朔路拐弯处时,见小书摊前围了许多人,原来来了新出的小人书。我挤进人堆里,瞄了几眼新出的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。猛想起还有买麻油的任务,又冲出人群走向酱油店。

谁知当我把麻油瓶放在柜台上,还未开口,发现捏在手里的麻油票没了。我赶忙冲到小人书摊去寻找,哪里还找得到。回到家里后,母亲没有责怪我,只是告诫我,以后做事千万不能一心二用。

那天阿三外婆糖醋鱼烧到一半,发现米醋瓶空了,站在门口大声叫阿三救急。正在下棋的阿三应声而去,走在路上脑子里还在想下一步棋怎么走。拎着醋瓶回来,刚走到弄堂口,迎面一辆自行车直冲而来。阿三来不及避让,被撞在手上,那只米醋瓶飞了出去,米醋洒了一地,弄堂口飘散着一股酸味。还好阿三只擦去点油皮,骑车人虽赔了米醋钱,但阿三外婆的糖醋鱼,只能烧成红烧鱼了。

那天晚上,过街楼上突然传来小黑皮爷严厉的询问声,说!这五分钱到哪去了,是买零食吃了?下午小黑皮娘给小黑皮一角洋细,让他去拷一角钱鲜酱油,结果买回来后,小黑皮娘发现瓶子里的鲜酱油明显比平时少,就问小黑皮今天酱油怎么这么少,小黑皮笑笑也不回答。

第二天,结果在弄堂里传开了。原来小黑皮去买酱油,碰到也在买酱油的一位女同学丢了钱,正在店堂掉眼泪,小黑皮当即对营业员说,一毛钱酱油,两个瓶子各拷一半。女同学见了,方才破涕为笑,对小黑皮说,这五分钱我会一分一分还你。小黑皮大方地说谁要你还了?据说,黑皮爷还说,小子是“英雄救美”!黑皮娘当即给怼了回去,救什么美?这五分钱能买二三斤鸡毛菜呢!

小黑皮“英雄救美”的故事,虽然没了后续,但“打酱油”中的一些趣闻,却丰富了我们的儿童时代。

打酱油